

刘洪潮 主编

怎样做 新闻翻译

ZEN YANG ZUO XIN WEN FAN YI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国际新闻业务丛书

怎样做 新闻翻译

主 编 刘洪潮
副主编 张毓强
张玉霞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怎样做新闻翻译 / 刘洪潮主编.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2005.1

(国际新闻业务丛书)

ISBN 7-81085-450-X/K · 261

I. 怎… II. 刘… III. 国际新闻—翻译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8354 号

怎样做新闻翻译

主 编 刘洪潮

副 主 编 张毓强 张玉霞

特约编辑 曹道明

责任编辑 阳金洲

装帧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738557 6573853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6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85-450-X/K · 261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精良 负责调换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新闻一直备受国内媒体重视。国际版在整个新闻版面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国际新闻市场变得热闹非凡，国际版的优劣甚至成为评论一家媒体质量和公信力、影响力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随着新闻竞争的日趋激烈，许多媒体痛感缺乏国际新闻报道的专业人才。年轻的从业人员和有志于国际新闻事业的高校学子又因缺乏权威的参考教材而深深苦恼。另一方面，新华社、人民日报、外文局等重要媒体有一大批终生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工作的老记者、老编辑和老翻译，他们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感悟亟待总结和传承。

正基于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国际新闻业务丛书——《怎样做驻外记者》、《怎样做国际新闻编辑》、《怎样做新闻翻译》、《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希冀能以我们微薄之力，给众多从事或立志从事国际新闻事业的人留一份必读参考，为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科建设做一点基础性工作，为我国国际新闻研究领域填补些许空白。

在有些人眼里，驻外记者走遍五洲四海，笔写大千世界，风光得很。他们只看到驻外记者表面的“风光”，而没体会到其背后的艰辛。甚至有人说，只要懂外语，就可以胜任驻外工作！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初出国门，人生地不熟，一个驻外记者如何迅速投入工作、打开局面？在近乎残酷的国际新闻竞争中，如何采到独家新闻、发回独家报道？一个优秀的驻外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这些，都是我们深思、探讨，也令众多从未驻外的记者所疑惑的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幸找到了一批声誉卓著的老记者、名记者以至新中国第一代驻外记者。他们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长期跋涉于战乱地区，奔波于新闻现场。条件险恶、环境艰苦不说，有的在完成报道任务的同时，还兼负外交使命。在利益的诱惑

前，他们坚持原则，毫不动摇；在战火的洗礼中，他们勇往直前，从不退缩。他们的精彩报道，深刻影响着国内外受众。

如果说驻外记者是骁勇善战的战士，国际新闻编辑则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媒体竞争的白热化，使新闻编辑由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成为新闻大战中的弄潮儿。那么，作为一名国际新闻编辑，在信息时代究竟有何作为？又当如何作为？显然，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字匠”、“画版匠”早已过时，编辑的含义远大于此。《怎样做国际新闻编辑》一书中，30多位来自全国各大媒体的资深国际新闻编辑以自己切身体验与教训，诠释着国际新闻编辑这一角色和职业。每日海量信息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新闻背后的新闻如何解读？重大战役性报道如何组织？专题新闻如何策划？敏感问题如何报道？如何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类刊物中独树一帜，保留自己的特色？他们娓娓道来，把自己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和盘托出，毫不保留，字里行间，显露出一个编辑所必备的气魄与魅力。

在国际新闻报道队伍里，新闻翻译一直不为大家熟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和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恰恰始于新闻翻译。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广播内容是“国内外主要新闻”。由于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当时还没有驻外记者，国际新闻报道主要是编译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外文稿件（主要是英文）。

日月穿梭，60多个春秋飞逝而去。60多年里，新闻翻译不但架设起了中外沟通的桥梁，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决策参考信息，还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中文功底扎实、外语能力出色。《怎样做新闻翻译》凝聚了30多位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在新闻翻译岗位上的老同志、老专家，他们将告诉读者：新闻翻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一个新闻翻译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如何夯实新闻翻译者的中外文基础？如何避免新闻翻译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怎样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相信这些都是新闻和外语院校的学生急切等待答案的问题。

对外宣传报道同样是国际新闻领域不可忽视的一环。宣传是门技

巧，也是门艺术。对外报道有何特点？对外报道与对内报道究竟有何区别？从国家的安全和根本利益出发，从世界和平的发展大局出发，我们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什么多报？什么少报甚至不报？《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将有理有据地阐释这些问题。正如书中各位专家所言，对外宣传报道中国，是为宣传自己而非强加于人，根本任务在于确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中国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经验表明，方向明确，心中有数，才可站高望远，纵论天下，才可把握正确导向，立于不败之地。

不言而喻，外宣战线作为一个特殊战场和艺术领地，对人才的要求极高。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中国日报》等是对外宣传的主力军。在《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一书中，来自上述媒体的30多位专家以自身经历和经验为对外报道工作把脉，条分缕析，给许多对外报道工作者和有志于外宣事业的青年学子指点迷津，传道解惑。

“筌路蓝缕，以启山林”，老一辈国际新闻工作者的经历早已成为历史。然而，他们的经验和感悟却化为结晶，沉淀下来，并将作为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流传下去，启迪后世。他们的经验和体会仍然是所有从事国际新闻事业的人所遵循的圭臬，他们的品德和情操更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时光易逝，他们有的已离开国际新闻工作岗位，年事已高；有的仍坚持战斗在国际新闻工作第一线，老骥伏枥，壮志未已；有的已是耄耋老人，风烛残年。时间刻不容缓，如再不抓紧将他们的经验留下来，那么，他们一生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就将随之而去，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国际新闻事业将蒙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这些后来人也将留下永久的遗憾和愧疚。

在采访、约稿的过程中，我们一次次被驻外记者们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风采所激励，一次次被编辑们锐意进取、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所打动，一次次为翻译们精益求精的作风所折服。听到我们的写作初衷时，许多老同志很是赞同。他们有的卧病床上，有的甚至身患绝症，但都毫不推却，毅然“受命”，有的还表示一定尽全力完成“有

生之年最后一篇稿子”。他们是用心和血书写着自己人生最后华丽的一章。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感动之余，我们也诚惶诚恐，深怕自己在编辑方面的浅薄影响了他们的方家之言。为表示对老记者、老编辑、老翻译应有的尊重，我们在编辑时尽量维护原作的原风原貌、原汁原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老一辈国际新闻工作者丰富的经验、无悔的选择、高尚的操守让我们叹为观止。但我们同时相信，他们的感言必将作为路标和灯塔，为后来者指明方向，他们的教训也会随时给后人以警示。新时代的国际新闻工作者是荣幸的。毛泽东说过，学习前人，以丰富自己。有前人的经验教训于此，后人必将踏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定有遗漏、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作者、读者们指正。

编者

2004年10月

目录 | CONTENTS

1	前 言	
1	新闻翻译断想	刘炳章
27	在花毯背面	
	——感悟翻译	林楚平
50	略谈新闻编译工作	徐成时
55	我的国际新闻翻译经历和体会	赵师传
62	在人生的海洋中拼搏扑腾	
	——回顾我以翻译为主的文字生涯	贾宗谊
79	略谈翻译理论及对外英语编译中的几个问题	胡志辉
93	翻译并非易事	
	——兼评当今一些新闻译语	王季良
120	学海无止境，译海苦作舟	
	——杂谈翻译	汤柏生
135	英文翻译的常见错误辨析	李宗凯
161	从翻译角度谈对外报道中的一些问题	梁良兴
172	新闻翻译这一行	贾靖宏
177	汉译英基本模式及其规范化	徐梅江
194	新闻翻译杂谈	赵乾龙
206	重新认识翻译	刘习良
215	为新闻翻译终生耕耘无怨无悔	李德安
227	国际新闻翻译素养管窥	李亚舒 黄忠廉
241	科技新闻翻译的选材问题	史一京

247	对翻译工作的点滴体会	郭安定
252	怎样当好国际新闻翻译	
	——兼谈我的翻译生涯	王德峰
269	我做新闻翻译的一些体会	刘儒庭
284	虚心学习, 苦练基本功, 持之以恒	
	——当好新闻翻译或编译的诀窍	金绍卿
297	浅谈文件翻译	钟英杰
302	说说翻译中的七个关系	盛世良
314	新闻翻译——我引以为幸的终生职业	隋丽君
327	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	
	——谈新闻翻译的基本要求	谭发瑜
351	外宣中的阿语翻译	王 复
362	扎实的功底, 明确的标准	
	——与青年同志谈新闻翻译	赵鑫福
375	浅谈国际新闻编译	张 敏
399	如何做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	卢 敏
410	我做新闻翻译的一些体会	章福贵
426	翻译能力建设与译员素质	吴启金

新闻翻译断想

刘炳章



刘炳章 1926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新华社译审。1948年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翌年9月进入北京新闻学校学习。1950年分配到新华社担任英文翻译。长期从事英译汉的定稿工作，直至1988年离休。1993年获国家特殊津贴。主要译著有：《华盛顿传》、《英汉美国社会知识小词典》、《第四帝国》等。

我于1950年5月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外文部，从事英汉新闻翻译工作，直到1988年4月离休。其间，我所在的单位虽有变化（从撤销外文部到成立翻译部，又到成立参编部），但我的工作基本上未变。我平时虽较注意零星积累翻译经验，但系统总结经验做得不够，仅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翻译通讯》写过几篇文章，其中一篇谈新闻翻译的长文，连同译界其他同志写的谈文学、政论、科技翻译等的文章一道由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结集出版。这些文章手头一时找不到，能找到的只是90年代参编部内部刊物《参考报道研究》上刊登的几篇文章。自从四年前发现得了帕金森病以来，心力交瘁，风雨飘摇，写长文章或翻译稿子已经力不从心。现在只好把能找到的90年代写的几篇文字稍加整理，点点滴滴，不成系统，姑且名之曰《新闻翻译断想》吧。

一、理解词义，翻译之本

在一篇评论中见到“凯泽·威廉笔下的德国”字样，我查看一下原文，原来是“Kaiser William's Germany”（德皇威廉的德国），结果德国皇帝成了一个莫须有的作家。这固然是一个常识问题，但也是由于译者没有吃透 *Kaiser* 一词。译者如果仔细查一下字典，就可以知道 *Kaiser* 除作人名“凯泽”解以外，还可作普通名词“德国皇帝”解，而就词源来说，凯泽和德皇都是从古罗马的凯撒大帝来的。无独有偶，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散文全编》的一个注释中竟把大名鼎鼎的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译为“佛罗伦萨夜莺”，结果人名和姓成了地名和普通名词。平心而论，这本书的编者的注释总的来说还是很仔细认真的，编者只因一时疏忽，犯下了一个可笑的错误。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准确理解词义，从而避免误译呢？

1. 切不可望文生义

英文的词一般是多义词，越是常用词，词义越多，例如据大 *Random House* 词典解释，*take* 一词的词义多达 124 个，这包括由 *take* 和介词构成的短语，而这些短语又各有好几个意思，这样算起来，*take* 一词的词义就远不止 124 个了。但是在有的译者心目中，英文的多义词实际上都成了单义词，他们的脑海中似乎出现了许多数学上的恒等式：*approach* = 接近，*drawing* = 画，*measure* = 措施，*missile* = 导弹，*telescopic* = 望远镜的，*free* = 自由的，*medicine* = 药……

先入为主，望文生义，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误译就是这样产生的。

记得早在上一世纪 40 年代范存忠先生就曾在了一本谈英文学习的小册子中举出一个误译的例子，说有人竟把一篇文章的题目“*On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Metaphysics*”（论以科学方法探讨玄学）译为“科学接近玄学论”。造成误译的原因是对 *approach* 一词的理解有误。此处 *approach* 的意思显然是“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接近”。当然“处理”也可以说是一种“接近”，但是两者毕竟是有差别的，此处把两者混同起来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上世纪 50 年代初，担任校稿工作的刘思训同志曾提醒我们新参加翻译工作的同志不要望文生义，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有人把 drawing room（客厅）译为“画室”。当时的英汉词典很差，似乎未列入 drawing room 这个词组，更没有说明这个词组的来源，后来有了 *Brew's* 成语典故词典，才知道 drawing room 原来是 withdrawing room 的缩略，说的是饭后女士们退到这里，留下男士们继续饮酒。词典中还提到拿破仑把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称为 Drawing room of Europe，这个小小的例子当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感到英文中的陷阱实在太多，切不可望文生义，掉以轻心。

Measure 是我们的稿子里经常碰到的一个词。据《英汉大词典》解释，此词作为一个名词有 19 个意思，我们最常碰到的是其第 6 个意思（衡量标准）、第 8 个意思（程度）、第 11 个意思（措施）、第 12 个意思（法案）。从词源看，此词的基本意思是“测量”。奇怪的是，有的同志不顾上下文，把此词一律译为“措施”，于是 a measure of relief（一定程度的宽慰）就有可能被译为“一项救济措施”。Wealth is not a measure of happiness.（财富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就有可能被译为“财富不是实现幸福的措施”。连译文水平相当高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也有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措施”字样（原文显然是 measure，完全等于 bill，应译为“法案”）。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青年反对越战和种族歧视的斗争风起云涌。记得有些稿子提到美国青年同警察发生冲突、向警察扔酒瓶等物。其中有这样一句话：They aimed the missiles at the police（他们向警察投掷这些东西）。当时一位新同志把这句话译为“他们把导弹向警察瞄准”。造成这种误译的原因是译者对 missiles 和 aimed 两词的理解不对，在译者的脑海中，missiles ≡ 导弹（这与我们的稿子中的 missiles 的意思多半都是导弹有关），aimed ≡ 瞄准，其实据《韦氏大学词典》解释，missile 一词最先出现于 17 世纪初，意为“投射物”（包括石块、矢、子弹等），而导弹是新近才有的东西。aim...at 除可作“把……对准”解以外，还可作“把……掷向”解。

记得 80 年代中期《参考消息》上出现“带有望远镜的手杖”(原文是 telescopic cane), 经读者指出系误译, 正确的译法是“缩折手杖”(像套管式收音机天线那样可以缩折的手杖)。当然, telescopic 来自 telescope, telescope 的基本意思是望远镜, 从词源说是远望的意思, 但是望远镜的一个特点是其套管可以叠缩, 于是 telescope 作为动词可作“叠缩”和“缩短”解。因此 telescopic 不仅可作“望远镜的”解, 而且可作“可伸缩的”解。telescopic rifle 是装有望远镜瞄准器的步枪, 而 telescopic (ejection) gun 却是套筒式弹射器。陷阱是这样多, 译者怎能掉以轻心呢?

几年前为了把 engagement 一词的意思弄清楚, 我粗粗看了克林顿、克里斯托弗、佩里连续发表的讲话, 偶然在佩里讲话的译文中发现了 medicine 和 free 两词的译法有问题。现在把包含这两个词的两段话的英文抄在下面:

Preventive defense may be thought of as analogy to preventive medicine. Preventive medicine creates the conditions which support health and when successful, make disease less likely and surgery unnecessary...

It would have been easy to reduce the burden by giving up on readiness. But we all realized that readiness was critical to maintain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you could not eliminate the burden. Freedom is not free.

以上两段英文中下面加线的字《参考资料》分别译为“预防药”和“自由是不自由的”。正确的译法是“预防医学”和“自由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 medicine 除可作“药”解以外, 还可作“医学”解, free 除可作“自由的”解以外, 还可作“免费的”解, 此二词在这两段中正是后一种意思: 把 medicine 作前一种解释也许勉强讲得过去, 把 free 作前一种解释就不知所云了, 顺便说一句, 克林顿讲话的倒数第五段第一句话译得不对。此句的原文是 MFN renewal is not a referendum on all China's policies. 《参考资料》上的译文是“延长

最惠国待遇不是对全部对华政策的一次全民公决”。克林顿说的显然不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而是中国的政策。从克里斯托弗的讲话中的一句类似的话也可以看出这一点：The MFN debate should not be a referendum on...whether we approve of the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有些多义词的词义很接近，但是还是有差别的，如果理解得不确切，虽然不会像上文中所说的 approach, telescopic, free 等词那样“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也可能导致“知识就是权力”和“美国在同错误的敌人作战”之类的似是而非或含义不清的译法。试以 power, acknowledge, wrong 三词为例略加说明。

power 一词的一个基本意思是“力，力量”，例如 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另一个意思是“权力”，例如 power corrupts（权力使人腐化）。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本来应当译为“力”或“国力”或“力量”的 power 都译为“权力”。一个例子是我们过去把 black power 译为“黑人权力”，现在此词组的这种译法已为《英汉大词典》所接受。据大 Random House 字典和《韦氏大学词典》解释，此词组的意思是美国黑人运用其政经 power 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里的 power 是力量，而不是权力。另一个例子是有的出版社把托夫勒的 powershift 一书的书名译为《权力的转移》（新华出版社出的译本的书名是《力量转移》），其实从此书的副标题《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中就可以看出，作者探讨的是 power 的三种形式——知识、财富和暴力，根本不是权力。最近看到李慎之同志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二十一世纪的忧思》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评述布热津斯基的论点的话：美国现在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权力举世无双，然而“美国的权力不等于美国的权威”。权威只能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的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但是不但“美国的权力已不足以支持美国的立场”，而且如何把它的权力转成为拥有道德合法性的“领导”也已大成问题。这一段话中无论是引号内（布氏所用）还是引号外（李氏所用）的“权

力”一词显然都是 power, 其实并不是“权力”, 而是“力量, 国力”。看来“权力”一词的滥用已从翻译发展到学者的文章乃至英汉词典的领域。

acknowledge 一词的第一个意思是“承认……的权威、真实性”等, 例如 to acknowledge one's mistakes。第二个意思是表示知道某物, 例如 to acknowledge somebody's letter。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 acknowledge 看来是第二个意思。现在把中美头两个联合公报英文本和中文本中“美国 acknowledge 中国的立场”的话顺次写在下面(第三个公报重申第二个公报的提法, 用字完全一样):

(1) The U. 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The U. S. government 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 (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2) The government of the U. S. A acknowledge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可以看出, 第一个公报的英文本中的 acknowledges 和中文本中的“认识到”是比较贴近的, acknowledge 只是表示知道中国的立场是怎样一回事, 不含有赞同的意思, 所以紧接着说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后两个公报的中文本中的“承认”则似乎含有赞同的意思, 这种含义在 acknowledge 一词中是没有的。一位美籍华人学者也曾指出 acknowledge 的意思是“认知”, 不是“承认”, 对于美方当时为何同意中文本中用“承认”一词, 这位学者曾作过他个人的揣测。

记得上世纪 50 年代末曾在新闻影片中听到引述 Bradley 说过的一句话: “美国在朝鲜进行的战争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解说员的语调铿锵有力, 使听众觉得美军头子承认自己在朝鲜犯下四大错误, 四倍的错误。细想一下, 原文中的四个 wrong 不像中文中的“错误”那样严重, 另外, “错误的敌

人”也有语病。翻开《英汉大词典》的 *wrong* 一词的解释一看，其第二个意思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例如 *a wrong opinion, some wrong information*。其第四个意思是“不合适的”，例如 *to say the wrong thing at the wrong time*（在不合适的时候说不该说的话）。Bradley 的那句话中的四个 *wrong* 显然是第四个意思，而不是第二个意思，第四个意思在分寸上要比第二个意思轻。实际情况是，Bradley 并不反对美国打朝鲜战争，他不是说美国打朝鲜战争是错上加错乃至四倍的错误，而是站在杜鲁门一边，指责麦克阿瑟，强调麦克阿瑟的打法不对头，时间、地点、对手都选得不对头。因此有同志主张 Bradley 的这句话可以这样译：朝鲜战争是一场不合适的战争，时间不合适，地点不合适，对手也选得不合适。这种译法也许不像“四个错误”的译法铿锵有力，可以收到宣传的效果，但是比较贴近原话的意思。

2. 善于运用字典

其实，上面已经谈到字典对于翻译避免误译、错译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字典对于一个翻译者来讲，就是他在翻译道路上前行的手杖，通往彼岸的桥梁，缺少了这个手杖与桥梁，翻译虽不至于寸步难行，但也是行之不远。所以，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既要勤于动脑，多思多记，更要勤于动手，多查字典。

翻译界前辈曹靖华同志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往昔，独木桥头徘徊无终期！》，里面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翻译工作者没有一本好的俄华词典，只能靠《露和（俄日）词典》凑合，就好像长年在独木桥头徘徊一样。回想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到新华社外文部（参编部的前身）工作时的情景，同曹老当年多少有点相似。那时候我们手头有的只是商务印书馆的《英汉模范词典》和世界书局的《英汉四用词典》之类的词典。整个外文部也只是一部《英汉综合大词典》。所有这些词典都太陈旧，里面的例句译文半文半白，新词很少，旧词新义也很少，连当时常碰到的一些词语，如 *standard-bearer*（旗手）、*classified*（秘密）、*gas station*（汽车加油站）都查不到，更不用说像 *soul-searching*（深刻自省，深思熟虑）和 *pump-priming*（刺激

经济的政府投资)这样的字眼了。好在有老同志可以请教,疑难一般可以解决。由于受到当时的词典的影响,我们在朝鲜战争期间一直把 army (集团军) 和 corps (军) 错译成军和兵团,这样也就把美军指挥官李奇微的头衔第八集团军司令错译成第八军军长,把他手下的几个军错译成几个兵团。

对英语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来说,郑易里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编成的《英华大辞典》在上世纪50年代初出版实在是一件大事。这本词典虽然在篇幅上同模范词典或四用词典差不多,但是里面收的新词、新义、俚语和短语都很多,例如上面提到的前三个词语都可以查到。更可贵的是,这本词典里的短语和句子的译文比较确切通顺,一改旧词典中的半文半白的笔调,使人耳目一新。许多例句的译文很好地运用了翻译技巧,给人不少启发,例如以下两个例句的译文就分别运用了减字译法和反面译法。Wait here until I come. (在这儿等[到]我[来]。方括弧中的字以不译出为好。) 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 (只有这张刻薄嘴,是俺的长处。) 由于编者人手少,又要抢时间,这本词典里的错误不少,简直可说是“错误万出”(1957年出版的这本词典的修订本的前言里提到修改了近万处)。就一本词典来说,错误如此之多当然是很大的缺陷,但是编者毕竟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读者只要带着批判的眼光查阅,一定能得到很大的教益。有了这样一本词典,独木桥仿佛一下子就变成石板桥了。

也许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动频仍,人们没有心思编词典的缘故,这座石板桥竟然摇摇晃晃维持了20多年,直到1975年《新英汉词典》问世为止。虽然《新英汉词典》带有刺眼的时代印记(主要是例句中的“文革”时期的口号太多),但是词条毕竟大大增加了,对词语的解释和例句的译文也很好。记得在1972年看到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的中译本中有这样一句费解的话:

“赫鲁晓夫……已经把这一技巧(指制造危机)发展成为一门高度诡辩的科学。”

把原书找来看,原来译者(一位资深的社会学家)把sophisticated